



大岳集書牘卷之九

萬曆五年

荅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  
即有逸伏諒亦無多宜乘此勢多方招徠開其  
生路隨宜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  
事定後稍用狼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  
以聞

書牘

卷之九

荅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 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  
明旨屢飾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教謂  
外而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  
不敢不一一應付若如 近旨但無勘合者皆  
不應付則可盡復 祖宗之舊甦罷困之民夫  
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  
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於故常牽於私意而  
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 朝廷欲

天  
江陵叔  
正  
藏

國  
書  
藏

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曰倘有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昨決囚之事可鑒也條編之法 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

特旨留之大疏為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於 朝廷而獨以私示於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業乃昌僕今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已敢布區區

懋修謹按書語殊亢

講取怪力先父及禍李公方為正卿乘用不隨人詆譏雪憤而更有救援之疏李公真君子哉

### 荅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聞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土可作又公雖不自以為功孰得而掩之哉嘗應堤工便可次第修舉玄圭告成當有殊典矣頃丹陽淺阻當事諸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慮

為先事之圖可也昨見攢運陳道長建白  
但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不知可復否望公虛  
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教今宇內之事  
漸已修飾庶幾小康惟河漕恒往來於懷而今  
之時肯為 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望於  
公也

荅河道潘巡撫

辱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  
補伏奉 聖慈特允免追蓋 上之至仁也

書牘

卷之九

三

荅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妄有所獻誠有激於衷也比辱華翰  
不責其愚深自引咎其銳然有為確然不回之  
意溢於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慰仰夫人不激烏  
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蓋如此  
至謂今之財賦不窘於 國用之繁而虧於士  
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即使 國用果  
繁為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  
之分而士大夫者又 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

乃剋上剥下以厚自奉可勝嘆乎願積習沉痾  
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怠裹糧  
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爲 國家振久頹之習建  
百世之利茲其時矣惟高明留意焉

答閩撫龐惺菴

僕之傾向於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  
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於雲霄然鄙心未  
嘗忘頃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固躋  
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頃之畏途者良以此

書牘

八卷之九

四

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  
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  
鼎鉉其勢爲易則僕之所以忠於爲 國而篤  
於薦賢者之赤心也至於主持公是摧抑浮枉  
則年未 廟堂之舉動公既聞之矣又何慮焉  
如有地方事宜不防一一垂示

答織造許樞使

辱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解進段疋等件俱  
厚孰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

市估無異且官無私弊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  
奉使者俱如執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  
乎敬仰敬仰頃得 皇上面加獎賞生亦極力  
稱薦執事將來大授之基已培於此矣願益堅  
雅操以求終譽

荅總憲張嶠味言用人

頃借公於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  
如願令人悵恨久之干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  
但僕謝事有期不得托附於梓人殊可恨耳太

書牘

卷之九

五

君卹典已屬所司如例請 允別楮所薦諸賢  
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  
有所短然 堯舜在上翕受敷施取其所長皆  
爲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微類致其莖  
莖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并及之薄奠敬因使  
者布之太君仙凡

荅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為嫌僕竊所不取  
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况

大臣雖在畝畝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  
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  
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  
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於國於  
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忘國家也  
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  
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  
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荅翰林王弘齋

書牘

卷之九

六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倍國議之末徒旁  
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滌濯  
而致之青雲久矣豈令公抱沉痛於衡門哉辱  
華翰感今追往益用惋惜堯舜在上翁受敷施  
期不使鄧林有一材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荅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即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於公誠  
不克前拒邇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  
於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略覽一過鑿鑿

皆有益於地方造福於滇人不淺卹刑者乃勸其說以市恩淺之為夫也憲綱一書雖屢經申飾而臺中竟不遵行蓋惡其不便於已幾欲去其藉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懲於山右之事故為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耒後撫鎮並無一言安在其為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荅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書牘

卷之九

七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於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於宣者所以為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為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啓之去歲微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於薊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於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為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是總

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為不利於總兵且不利於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於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於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勦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侍公至厚故敢略陳其槩新本兵雖頗不悅於勦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况今大事皆僕面奉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

書牘

卷之九

八

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即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將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答報土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尚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慎防之人嘗嘆南兵無用徒糜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群喙自息而虜亦寢謀去歲曾屬戚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於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勦則患在頭目又非若于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於上且以杜絕

機陸用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  
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  
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  
其無為邊患而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  
彼亦未肯服也順則撫之逆則絕之在各鎮自  
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酋作孽已即絕其  
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治請贖然後賞

書牘

八卷之九

十一

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况他鎮乎今後彼  
若往來經由邊臣即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  
若以西搶為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恣住恐  
傳聞不的 朝廷知之以為汝有他意致壞貢  
市大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  
約束故行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  
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  
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  
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剿

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於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守紀律况夷性乎且前已陪賞不必過求矣本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徭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荅滇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插未了之案可完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曾司馬深加嘆服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剴割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停妥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懋勲庸以需大受

荅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舉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一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

所以卹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旨罷之若僕之於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一順天下之公而已

荅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興秦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

書牘

卷之九

十三

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信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為國家萬年之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為一家同心共濟也議定幸即疏聞此既關係耒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年耒方內又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耒於懷而當事諸公亦既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於平成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河寶應湖工亦宜次第修舉

又

他人一聞行取之報恨不能即日釋去重負而  
李君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  
加人一等矣即如教屬銓部暫留在任不防他  
日續選且前題奉 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  
遇行取之日超等選授科即授左右給事中道  
即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子果著有成績當破  
格處之以酬其勞便中或可諭以此意俾得安  
意供事也

谷石麓李相公

善牘

八卷之九

十四

去歲或傳云老伯已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請  
恩疏心竊疑之坐是久缺吊唁歎甚茲辱示大  
疏即屬所司覆覓視彛典有加焉蓋 上之篤  
念舊老而推本所自如此弟於是乃敢以生芻  
薄奠因歸使而布之仙几承以老伯隧碑見委  
弟雖不文素辱同氣之愛敢不敬承但嘉貺非  
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拙作俟秋冬間呈上也  
近聞中玄疾甚已成痿痺可嘆明年 主上大  
婚弟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戚宇宙茫茫相

元無日感今悲昔愴死為懷奈何奈何

荅總督張心齋

遠左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  
不往未於懷欲少休驥足願未有間也不敢忘  
不敢忘虜之欣艷貢市其情近直但為國家  
長慮未可許之公所以應之者甚為得策然今  
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兵疲力  
寡不可不亟為之慮也公有良策不防披吐以  
爾當別有指揮

書牘

卷之九

十五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西虜俺荅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  
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禦乖方  
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未降  
歸之以禮彼遂感恩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  
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  
紛紛之議皆以為不可許僕獨以為可皆以盟  
約為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虜  
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

大事美成在久西成不及改今東虜於我非  
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  
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虜劉我人民  
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於彼而曲  
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  
以為重今若輕許於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  
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於我啓釁渝盟必自  
與始是威蕩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  
且故難之以深釣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

書牘

卷之九

十六

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為之助也今東  
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  
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  
媿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  
侵盜必不能為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於西耀  
威於東計無便於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今主上冲年國家幸而無事  
宴安鳩毒將發於不虞盍姑釋此以為外惧乎

美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略陳其槩

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  
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  
矣不急治之且將為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  
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  
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  
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荅總憲董嵩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  
人知昨所聞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蓋欲公知天  
下公論未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  
翰深用為媿閔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  
矣

荅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維揚水患不  
減去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  
工不壞猶足捍禦灰石初合即經衝嚙豈得無  
損惟隨宜補葺九堅一瑕固不害為成功也聞  
縉紳之言河既從故道入海淮又合於江淮河

分北而行於地方亦甚便利所可慮者天妃以  
北中間五六十之淺澗有防於運道且鄙意謂  
挽淮逆上其勢為難而上陽高寶之間所不足  
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閘以  
為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  
氏之言比之挽淮為力似易其河流自由故道  
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漶  
安從此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防但僕自  
未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

書牘

卷之九

十八

以備採擇黃僉憲告病以楊二守代之俱如尊  
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以才望荐用今未見成  
績輒以病去不能無托避之嫌今既以楊代須  
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人臣既已委職受  
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國家何賴焉

荅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諭憲從即駐靈  
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蓋聞聖

三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惧而自不為非者惟夷由魯史為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魯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臯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割刃於上以毒其讐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振提綱維於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臯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

遠 明詔而詭 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  
華翰所云又似不徇俗以為是非者故敢畧陳  
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藩伯曾陽栢

不穀猥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為惟顛隕  
是虞今賴 天之靈 祖宗之佑目前景象庶  
幾小康寔 主上聖明 國家之福也不穀何  
功之有為頃辱華翰獎許過情援引經義證以  
古哲皆非謗劣所能當也愧謝確菴高明沉毅  
秀雅而文他日必為 國家柱石不穀於 國  
無所裨補惟思推轂英雋以共襄王事然追念  
生平所拔舉可托之久要如確菴者一人而已  
既以自慶亦以為公慶豚兒寡學濫竊科名遠  
辱遣賀燕拜珍貺感戴莫喻茲因鱗便用布積  
懷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荅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  
覬遺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却蓋縉紳

大夫仰翁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  
聞宜其稱揚頌說之不巳也慰仰慰仰二南素  
被王化而翁又悉心簡求他日必有膺琳塗之  
選者大疏至即屬所司整備奉迓矣人去草草  
附候

荅薊鎮巡撫楊晴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為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  
舉但聞大議亦已質之本兵本兵遂列之防秋  
疏中以未定之說為廟授之筭殊可笑也且

書牘

卷之九

二十一

此舉本欲出奇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  
徵調以自疲其力也用奇之道疾如脫兔若歲  
以為常又舉一鎮之人僭前那後接踵而移此  
漕舟挨幫之規非兵家握奇之筭也

荅福建巡按商燕陽

劉疑齋以任事致謗公論不平非執事東虛公  
行直道孰肯為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劉一人之  
感將以持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其有禪於  
世道不淺也慰仰慰仰

荅河漕傳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  
手當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宜  
亦各陳以俟 宸斷不宜默默而已 國之大  
事不防公議事君無隱豈為失忠厚之道耶

荅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寔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  
於雲間也遂有按劄之疑是時諛慝盈朝僕雖  
深知其枉弗能救也然於心恒以為歎茲幸

書牘

卷之九

二十二

英主御極大明當空振幽啓順以興太平之治  
僕乃敢以公進然不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鎮  
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望以輯陸文武計寧  
邊圉共襄安攘之業耳簡命渙頒輿情胥慶比  
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荅應天巡撫胡稚齋言嚴治為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  
蓋吳中財賦之區一向苦於賦役不均豪右撓  
法致使官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為

經理而人心玩揭日久一旦驟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終不為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如式和厥中積歲恃頑強梗咸頰首祇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於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朝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歛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

是人在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烏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穉見旌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為利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為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擱瘞則寢疾而慈母之於愛子必剃且擱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

也僕竊以彼中人於執法之吏當戶而祝之  
而又何謗議為哉況今明主在上是非審覈  
自有流謗適足以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為何能  
為願公益堅初志以求膚功

荅何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  
夙有省戒不敢承領已即返諸未使竊計執事  
榮代不審趙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  
嘉意俱未敢當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言牘

卷之九

二十四

荅河道巡撫

孟瀆既開練湖亦有次第甚慰懸切但聞下圖  
田庄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竊然獨存人以為  
法未盡行也吳歛相聞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曾  
喻司徒以此事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  
久無可奈何一旦更之恐眾不服而渠固求乞  
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感然關係地方大故或  
至猖披後難收拾幸公責該道有司委曲善處  
消患於未萌可也奏對拙稿隨時私刻留傳後

人耳而偶以一冊寄之陽仙意渠遂錕梓今相  
公勿多傳蓋其中密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  
諸所論達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  
出順之義也幸惟裁亮

荅宋陽山

徽州絲綃事 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  
行之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  
欽依則令由 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衆鼓譟  
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

書牘

卷之九

二十五

當事者動以激變為言挾衆勢以脅 朝廷非  
所以佐 天子振紀綱而齊海內也且以虜  
之強南夷之獷 朝廷折筮而制之皆反首繫  
頸繫致 闕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  
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荅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為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  
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餽於寒舍甚  
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領即以璧諸未使

原帖納上幸惟查照往者屢辭嘉命未  
見詠後若再及不敢不以上聞恐彼此俱弗便

也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翰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敞頃  
公一振之士稍稍向方然其心未定也伏公之  
重再加振飾庶幾丕變至注日所宜不外乎華  
翰導勅諭三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  
志惟在東周生今反古深用為戒老不得行其

言

卷之九

二十六

道猶修春秋以存周典此豈以周之法獨善於  
前代哉蓋為下之禮且爾也今世俗皆曰願學  
孔子乃不務遵祖宗之典以服官寡過而好  
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為高動循衰世苟且  
之政以徇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為下不信哉  
惡在其為遵孔氏也不教素無學術謬膺重任  
思所以鼓駕鈍佐明主者惟日取我祖宗  
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為今之  
士與士之為學皆如不教之所以事上啟

如  
理者而後有得於遵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為何

荅閩撫龐懼菴言嚴以成惠

辱華翰領悉大疏但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剩餘如擬蠲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催併則公庾安得贏餘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於治理動以姑息踈縱為德及罹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為嚴急少恩

書牘

卷之九

二十七

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產鑄刑書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教錢法原以足民非為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為寶則民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

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閩中錢法通利此  
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勢而導之

荅戶部王疎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  
林迨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掖寧止數十百人然  
以為國非為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  
以誠心相與若乃披肝膽見情憐一心奉公不  
引嫌不避怨與吾共圖國家之事者如公亦  
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得已暫遂高懷別後

書牘

卷之九

二十八

惘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壽道體安和宿恙  
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於斯世乎倘畚  
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名猥  
辱遣賀彌用為愧厚貺榮不敢當輒附使歸璧  
草草附謝

荅守備太監王函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蒞事之初  
未遑施措惟有競業只此競業二字便是施為  
之本堯舜之所為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

入苑內樞極駿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  
仰門下未及下車輒煩遣使存問老親念  
此雅情惟有銘感此後但俯垂存念即是惠及  
蓬廬不煩惠禮致累清德也

谷劄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北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順  
遼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  
臣宜銘之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  
乎虜酋西行既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既

書牘

卷之九

二十九

去去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  
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彼蓋猶恐吾之有變  
肯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  
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酋此去必不利渠  
本無去意但為切盡所迫勉從之諸部亦不  
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恭  
縻於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  
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東畏土蠻牽制內顧勢  
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

公試觀之

荅河道豆首湖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嘆哀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既已會河則導江之說無煩再議高郵堤加以木城直萬全之策寶堤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咨部赴選可也

書牘

八卷之九

三十

荅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且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鎮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湖疏謂彼西行已決僕亦以為不可止矣今觀荅公書則其意尚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蔡縻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飈疾以驕惰不習之兵當瓦剌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國東畏察

率力分而勢渙  
以書勸止之已  
去留不必固止

峇四川總

厚華翰深荷雅

不穀素以薦賢

每出為保護

右也頃向確菴

峇兩廣凌洋

書牘

卷之

羅旁之役初意但

遲建設以俟人心

遂從再議近來彼

中素稱沃壤與廣

受屢者衆不設官

之為迂謬也今既

銓部選除矣但聞

中或有未歷不明

若但務招抹不加

行而衆疑故曰必敗也今既  
公相為之意此後但宜任其  
去吾亦利不去吾亦利也

劉草塘

厚惠弊不敢當輒璧諸使者  
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  
然以為 國非以市德於左  
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山計羅旁善後

九

三十一

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以

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為言

丁人未皆言此地在此四府之

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

拜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

經理有緒好俟大疏至即屬

順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

沉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偽姓

別別蘭棘並植狼羊同飼

復為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陞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既習版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為樂國矣夫戡亂非難已亂為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即宜為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谷滇撫王凝齋

書牘

八卷之九

三十二

向奉書云云特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納地方之幸也莽酋事昨羅大叅未問之皆如察院言且謂此酋有兵百萬戰象萬餘西南諸夷盡為所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為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據也大抵修內治飾武備雖邊圖無虞亦不可懈豈視外夷強弱以為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官宜慎選其人俾加意整飾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患之道也

谷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  
其躡登上第則出 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  
望也茲厚獎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  
轉愈然聞動履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  
顛擬 主上大婚後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未  
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夏初矣遙望此期以  
日為歲奈何太君之壽祉茂臻我公朝夕歡養  
誠人間希覯之事其視僕等媿歎無地矣簡兒  
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老母  
書牘

卷之九

三十三

高年內人又不知禮節倘有不備惟冀垂念夙  
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荅藩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罹排  
陷至於垂翼又竊為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群才  
畢集閭習昭蘇驂騶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  
建鴻鉅以副所期

荅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

成均重任宜借高賢簡命渙頒輿情齊慶在僕

素心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願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獨見公之督學浙中秉公執憲屹然不搖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為同志者僕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黨善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謂其嗑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

盛異趨為高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醜穢趨利逃罪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為學兢兢然求所以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門以為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各隨

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  
話頭者槩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  
公曰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未  
亦未嘗獨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強聒  
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畧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  
周以生今反古為戒以為下不倍為準老不行  
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  
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  
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

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為  
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為國子  
司成則必遵奉我 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  
失墜為提學憲臣則必遵奉 皇上勅諭以造  
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  
自蹈於反古之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  
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  
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乎 明興二百餘年  
名卿碩輔勲業烜赫者大抵皆直躬勁節寡言

俱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  
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  
謂知學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  
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  
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跡實地為功以崇  
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  
忠兔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  
以前輩為不足學而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為虛  
談逞其胸臆以撓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

書牘

卷之九

三十六

出於他人則以為謗而僕固素有志於學者也  
其所以言此必有概於中者惟高明裁之

荅邊鎮巡撫

虜衆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  
益謹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  
務以德懷之蓋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為我  
外藩若使瓦剌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  
定約法至為簡當彼即不果兩行亦可循而勿  
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貯興屯利畜壯勇休

士力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  
焉

荅總憲高鳳翥

不孝積愆累釁遭此閔凶疊辱吊唁不勝哀感  
此者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俞允更荷踰  
分之恩在 主上雖自為國家計而於孤之  
微情則有歉矣嬰茲窮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  
守制預訂歸葬之請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少年  
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勉留之意又不白孤所  
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瀆擾遂致上干 天怒  
赫然震憾傷動 聖心虧損 國體此又孤不  
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惧形神俱  
瘁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  
雖未得細讀然畧觀其措畫皆經綸大着數也  
幸即疏聞即時整理乃為有濟

荅太宰王疎菴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苦塊間荒迷未及奉書  
想垂原亮銓衡重任非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

六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  
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上心故疏  
上即荷 俞允非侯孤言以為用命也簡命渙  
頒輿情胥服方翹首跂足以望公之至願遂發  
征麾以慰鄙望

荅潘伯楊魏村

辱垂念年誼吊唁勤倦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  
俯臨貺奠極荷至情但孤自 召見視事之後  
即閉門守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吊四方相

書牘

卷之九

三十八

知奠儀一切謝却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衆不  
同然亦不敢當也謹錄奠章佳稿先寄回宣之  
先樞側真莫有知必深銜感厚奠則再不煩貺  
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叱名於諸年丈統容未  
歲兩歸一一 謹謝唯鑒涼

荅河道吳白湖

孤自遭凶而辱慰信無任哀感厚奠概不敢  
當謹璧諸使者謝維楊蠲賑事大疏未至已  
屬計曹艱 請茲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

矣夫天道玄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以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茫昧民之飢溺自當拯援雖微星變寧忍坐視古之聖王遇災而警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牽合事應過為驚惶以致搖衆也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為酬俺酋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雖經貴鎮諒無勞擾望公戒約邊吏謹守信地以禮處之如

書牘

卷之九

三十九

過有濶索即以孤意喻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蓋彼數年在宣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荅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即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擾但此虜以遲暮之齡當養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若徒揚虛聲中道而反猶足以畜銳示威倘不量彼已遲於一決乃必啟之道也在我乘此休暇益修守備以待彼中之變

谷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倅守制

言既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  
曾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  
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  
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 國家之務終  
顧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  
已况昨承 恩眷特使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數  
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名又受私

書牘

卷之九

四十

餽以自潤內欺其心外欺其 主孤不敢也至  
於公比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  
也徒念薊門重鎮撫臺要職辱與公為知己故  
以仰托冀有䟽附後先之助耳公弟綬和將士  
保固疆圉即所以酬 聖恩答相知外此秋毫  
非所敢望也再遠寵命恐公不達鄙意而以孤  
為踈外於左右故敢直吐衷懷如此語率無次  
萬望矜原其節間所惠亦俱附璧未使統希查

照

荅陝西巡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  
竊以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  
不惑當事者措畫有方乃可望其底績耳昔譚  
司馬在薊建議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  
忌者欲因此中以竒禍政府諸公亦皆惧而求  
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克有成數年以來虜  
不敢窺薊者實賴守險之力若如當時之議豈  
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為備諸言  
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為切  
實且邊卒無荷戈死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為  
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  
犒則自樂於趨事矣

荅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釁構茲閔凶遠辱慰唁兼拜厚奠  
無任哀感念先人昔得侍於年伯翁投分不淺  
翁之愛弟有踰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  
逝而翁與弟同抱惓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願

翁謝政歸侍數年養生送終兩俱無憾弟一別  
先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養焉沒不得視含焉  
乃又為時所羈繼不得一申馮棺之情抱恨終  
天死不能贖此則弟所遇之尤舛情事之獨苦  
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頃已  
面懇 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  
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顯  
裁統希鑒亮

書牘

卷之九

四十二

面懇 聖慈對大誓知翁當身申懇終之請  
而餘之說不味皆也天平歲造籍頃對之頃已  
天不不捐觀此頃浪浪戲之天我前軍之罰苦  
又及為和也靈驗不計一申懇終之請  
我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養焉沒不得視含焉  
乃又為時所羈繼不得一申馮棺之情抱恨終  
天死不能贖此則弟所遇之尤舛情事之獨苦  
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頃已  
面懇 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  
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顯  
裁統希鑒亮

